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引鳳蕭
第七回 □詠難酬沉侷躋 一詞重睹知真贗

詩曰：海內知名歲已深，荊州初識未論心。

半生蹤跡居鄉里，一代文章敵翰林。

無客自邀明月飲，有詩常對白雲吟。

書齋只在橫溪上，准擬春晴策杖尋。

卻說鳳娘與霞蕭日逐吟詩作賦，戲謔陶情。一日，霞蕭對鳳娘說：「白相公在此月餘，尚未通音信。可將一事探真才學品致何如。」

鳳娘道：「以何探之？」

霞蕭道：「可將一柄白紙扇，只說送客禮的，叫紅英拿去與他寫。我那時躡足潛隨，看他如何待紅英。」鳳娘允諾，遂喚紅英付扇與他，告其所以。紅英欣然而去。霞蕭隨後斂足而行。

只見紅英至館中，秋生笑容可掬低聲問數語，紅英應之，含糊不甚聽得。紅英遞與扇子，各密語數句，四目相視，都有眷戀的光景。秋生磨起墨來，沉吟半晌，濡毫揭扇，欲書只帶笑，注視紅英。紅英亦笑臉相盼。又一回，方舉筆而書，寫了數字，停筆又呆視紅英暗笑。寫完，欲速與紅英，又不捨，紅英來接扇，把手捏一把，才付扇子。紅英拿扇在手，欲行又立住。二人相顧而笑。紅英又回轉頭看秋生，秋生注目送之。二人兀有眷戀之意。霞蕭竊視，心上疑惑，見紅英欲出來，只得先回到樓上，將所見光景述與鳳娘。俱猜疑不定。又停一回，紅英手拿扇上樓來，遞與鳳娘。鳳娘揭開看時，上寫道：

俄看霏霏染翠重，蘭芽初茁恨揮傍。

乾坤返照秋金色，山水相瑩曉玉光。

凍筆才濡半點黑，薰爐且酌一瓢黃。

江梅枝上渾鋪白，引卻寒葩獻素妝。

鳳娘道：「原來是一首雪詩。文義頗通，字亦可觀，只是仲夏，緣何寫雪詩？後又不落名款，不寫詩題，必心有別用，都忘懷耳。」

霞蕭道：「紅姐美貌似雪，秋相公為你而寫此詩。」紅英聽了面色漲紅，竟自去了。二人愈疑。

且說秋生與紅英宣淫已久，何見了不露些醜態？蓋因金汞在傍，恐他知覺，故二人只是注目與眷戀難捨。扇上的詩是秋生在庵時朋友送他看的，他記得，故此不管時景，寫在扇上支吾。至於字體，自古遂官不嫌字丑，他益托賴竟寫。故此鳳娘尚未識破。

時池中荷花盛開，霞蕭同鳳娘去看。霞蕭道：「小姐舊年於此得夢，今其人已在只未訂良姻，小姐何不即景一詠，令白生和韻，就知他真才實學。」遂將筆硯素箋，二人坐於太湖石上，鳳娘援筆，遂成《荷亭□詠》。

其一：

日漾紅霞押白鷗，漫將遺愛說濂周。

清香幾醒雙鴛夢，唱徹菱歌葉遠洲。

其二：

擬向池邊倒一筒，白雲忙曳半帆風。

試看浩蕩蓮舟客，幾間人間借片蓬。

其三：

幽篁之下客彈琴，弦動荷風葉卷音。

□二欄杆誰共倚，藕塘蛙鼓伴清吟。

其四：

養得蒼松一逕偏，戛然鳴鶴石知年。

舞來荷影翩翩動，好傍榆陰啄賞錢。

其五：

裁來燕剪制荷衣，采采蘋繁鱖正肥。

一網漁歌一棹笛，滄浪針照舊柴扉。

其六：

鳴蜩喚起彩蓮舟，好幅青山一水秋。

憶昔美宮西子面，小亭只有髻雲留。

其七：

養就龍魚欲脫胎，風蒲蕭瑟起雲雷。

石台過雨蝸涎滑，看處鱗啟長緣苔。

其八：

寂寂槐陰覆竹牀，一簾蝶翅激葵黃。

詠成團扇涼生袂，單色對文時舊妝。

其九：

芙蓉露冷滴殘衰，坐釣何如學籠鵝。

曾記烹芹酌月色，紫蕭吹徹扣舷歌。

其□：

卸盡紅衣並蒂香，好看鴛鴦翼翅長。

蟬聲幾度驚梧葉，繞樹荷亭雁度涼。

霞蕭道：「小姐這樣大才，頃刻成□詠。未知白生可能效顰？」遂錄好，歸房去，命紅英拿去與秋生和韻。

紅英來到館中對秋生道：「頭場題目出了！」秋生驚問，紅英取出□詠並說和韻之意。秋生聽了目睜口呆半晌道：「好姐姐，與我方便一聲，只說我兩日思家憂悶，無甚心緒。留此，容我慢慢的和。」紅英遂將此意述與小姐。

霞蕭道：「聞得白生詩才甚妙，今日何故推托？」

鳳娘道：「無心緒亦有之，只看他和來如何。」

那秋生把□詠細看，意不甚解，欲和茫然，益覺憂悶。過了幾日，竟一首也和不出。想道：「不如竟說不善和韻，胡亂做了一首塞責便了。」遂做了一首絕句，改了又改。才改得完，紅英已來索詩。秋生道：「你去只說我不善和韻，又沒心緒，和來恐不好，故另做一首請政。少頃到我房中來，竭力謝你。」

紅英啐了一陣，拿詩獻與小姐，述以前言。二人不覺失笑。看時原詩中另有一詩寫道：

葉小如錢滿綠池，開出花色若涂殊。
兩隻鴛鴦東西浴，雄者昂昂為覓雌。
二人看畢，大笑不止。

霞蕭道：「此算不得甚詩，與那壁上的大不相同。難道和韻和不來，故都做得不好了？」

鳳娘道：「非也。必是別人做的，他冒名寫在壁上。」又道：「怎麼前日扇上的，原看得過啊？是了，想是央人改正的，故將來寫於壁上，扇上。今日不得央人改正，故本相都發見出來。」說罷又把此詩來看，越看越好笑。又見後面二句暗藏來合之意，鳳娘不悅起來，對霞蕭道：「他詩和不來尚不知惶愧，反生淫垢之心。但特地聘來，不多幾日，未好就辭他。且由他住著便了。」

紅英遂將此一席話述與秋生。秋生聽了亦覺侷蹐不安，從此絕了引誘霞蕭的念頭，捉空只與紅英偷合，消卻日子。

再說眉仙在庵中，有人來求他作壽文祭章、寫扇子東帖，絡繹不絕。送的筆資，用度之外都與空如，故住有年餘，愈加敬禮。那時是中秋望夜，眉仙去邀魏非霞、何聖之、沈雲鵬輩來賞月。擺桌子中庭，呼盧浮白。暢飲將酣，非瑕道：「眉兄詩詞俱已見教，只古作未聞。今對此明月，不作一序，何以志我等勝賞。」眉仙大喜，遂取筆硯就於席間作《中秋望夜玩月序》。其序云：

試觀天地之序，才過流火，本屆授衣，正金風玉露一生寒，明瞻擅勝之秋也。欲謀宵事之樂，能不開此牖而睹竹影參差，螢光熠熠。更梧桐三兩葉，散落井傍乎？用是滌茶鑷、評雀舌，將焚鵲尾而理絲桐。不覺閑庭苔薛之間，玉兔徜徉久矣。漸看走入畫欄東，倏登几上。因到硯池之側，見友人毛穎，不覺悲泣曰：爾亦衣褐徒，何被竹林數子；既為吞墨之魚乎，茲地不可久留。遂避去而眠於書榻。予攜燈燭之，已不見。但見露凝濕桂，數點殘星，明滅於河漢間耳。是必乘棧直上蟾空，問嫦娥而取此狡兔，免使人間論盈缺也。

眉仙頃刻成了一序。三友拍手稱奇。洗盞更酌，直至東方既白而散。從此眉仙的名益著，拜望的接踵而至。眉仙一日思量道：「我舊年此時至此，今將一周。不知我父在獄中不見，何所下落。又母親在家，雖托二友，未知安否如何？我因仙語故寓於此，只何日得了。欲要回去，又不敢歸。」憂愁難遣，遂步於客堂，將夜間所作西江月一調書於牆上：

梧葉驚翻蟾影，蘆花淒訴風威。忘機鷗鳥自徘徊，山色湖光斌媚

雁唳含情種種，鐘聲喚夢誰誰，燃來鵲繞羅幃，衾枕半牀閑備。

書畢欲落款，心下想道：「前書寓客，今我未卜歸期，何寓之有？」遂直書眉仙白引題。自此於庵中又有魏非瑕，何聖之輩，請他去看楓葉、賞雪景，不覺又過一年。

那秋生在金家到了年終，解了館，竟不回去。過了新年元宵，依舊坐館。過了幾時，早又是三月初三到了。鳳娘又同霞蕭仍喚老僕跟轎而去。到牧雲庵，進香過了，想起白生荷花詩之可笑，遂到客堂中來，看舊年壁上的詩。指向霞蕭道：「此詩盡好。」只見那壁上又有數行字，走近前看時，乃是一首西江月詩，後面寫著眉仙白引題。

鳳娘大驚道：「白生在我家，又不曾來此，為何又題此詞於壁上？事屬可疑。」

霞蕭道：「可同到前寓室去看。」二人踵步而來，見寓室房門開著，中坐一少年，在那裡寫扇子。鳳娘遠立一張，只見那少年面龐與夢中所見的一樣，牀頭原掛著錦囊，中有珊瑚鞭子。二人大驚，又恐少年知覺，忙走出來。鳳娘道：「珊瑚鞭既在，必是真白生無疑。但我家處館的是誰？」

二人正在疑惑不定，適道人送午飯與眉仙吃。霞蕭問道：「送飯與何人吃？」道人說：「送與白相公吃。」霞蕭又假意再問道：「我舊年來你庵中，還有一個少年寓客，如今去了麼？」

道人想一想道：「沒有。」又想一想道：「啊，這是我老師徒弟，名了緣。他是不曾落髮的，舊年三月中旬已回家去了。今年尚未來。今日我師父出去，沒人在庵，小姐來，甚是有慢。」

霞蕭曉得其中緣故，遂對道人說：「你去罷，我們亦要回去了。」遂喚老僕打轎，同鳳娘一齊回去。未知二人知此消息回來如何發放秋生且聽下回分解。